

麻将探奇

●入门 ●实战 ●斗智 ●娱乐

齐士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导　　言

当今世界，人们把各种娱乐活动归结为三大类型：一 是以体力技能为主的娱乐竞技，即奥林匹克式的体育活动；二 是以智力技能为主的娱乐竞技，如围棋、象棋等棋类活动；三 是以机遇为主的娱乐竞技，如骰子、转盘等。

麻将则介于第二和第三种娱乐竞技之间，既要运用智力技能，又含有相当的机遇成份。正如人们在充满竞争意识的现代生活中，事业的成功，愿望的实现，不仅仅靠个人或群体的智慧，还要靠机遇或“运气”。从哲学上说，便是偶然性，但这偶然性又寓于必然趋势中，我国古代哲学上讲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麻将牌是我国的群众性的娱乐工具，它不如围棋那样历史悠久而名闻遐迩，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可是它的群众性和普及性又是任何一种娱乐活动所望尘莫及，真可以说是各界咸宜、雅俗共赏。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麻将也不例外，它既是娱乐工具，同时，运用不当也可能成为赌博的工具；它既是调节身心的活动方式，如果沉溺其中而失去控制，也会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认清玩麻将的利与弊，取其利，弃其弊，是本书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的问题。

三分机遇与七分智慧或者三分智慧与七分机遇的巧妙结合，是麻将的基本特点。此外，麻将本身还有一些特点是其他娱乐工具所不具备或不可比拟的。这些，读者们阅读本书便可知悉。一些日本专家经过调查研究竟然得出结论，认为打麻将能培养人才，并建议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增加麻将和围棋这两个考试项目。此说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打麻将确是能锻炼人的思维能力，使人头脑机敏，反应迅速，增强判断力和决断力。

因此，我们将本书奉献给读者。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启示，不仅成为麻将竞技场上的高手和成功者，更成为人生竞技场上的高手和成功者！

编 者
1991年10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根 (1)

- 一、 马吊牌 (3)
- 二、 潮江牌和“游湖” (6)
- 三、 麻将的出现 (11)
- 四、 麻将“牌”的变化 (17)

第二章 麻将蒙太奇 (21)

- 一、 魅力 (22)
- 二、 麻将和哲学 (25)
- 三、 机会均等 (30)
- 四、 概率、优化组合 (33)
- 五、 运筹学 (43)

六、 调节、节制和节奏	(47)
七、 并非多余的话	(50)

第三章 老麻将(上)

——户的妙用 (56)

一、 说“户”	(56)
二、 谈番	(59)
三、 小户和满贯	(64)
四、 能操胜券吗?	(70)

第四章 老麻将(下)

——以番计筹 (75)

一、 番的变化——升格	(75)
二、 起点和封顶——放宽尺度	(78)
三、“双”的由来和“飘”	(80)
四、 少数花样的掺入	(82)

第五章 辅牌，辅牌

——加辅牌的麻将 (86)

一、 财神和听用	(86)
二、 沿袭20个花样名目	(89)
三、“砣砣”和辅牌数量之最	(92)

四、不用辅牌而起辅牌作用及其它 (94)

第六章 花样麻将揭秘 (上)

——迷宫之解剖 (97)

一、花样麻将的界定 (97)

二、分类 (100)

三、等级的划分 (103)

四、数的旋律 (111)

第七章 花样麻将揭秘 (下)

——难度及其它 (120)

一、难度之研究 (120)

二、象征花样名目 (127)

三、介绍几种花样名目的搭配使用 (142)

四、花样名目一览表 (147)

第八章 倒倒符面面观 (160)

一、充分利用牌架子 (160)

二、动态观察 (163)

三、风险精神等等 (168)

第九章 “断、缺、平、将”巡礼	(172)
一、 完美的优化组合	(173)
二、 妙在协调	(177)
三、 七分智慧	(180)
第十章 打麻将种种	(184)
一、 比户	(184)
二、 打铲 (读为càn参)	(188)
三、 做“梦”	(191)
四、 限额筹码和放炮下	(193)
第十一章 谈谈麻将比赛	(195)
一、 参赛对象	(196)
二、 麻将选择	(197)
三、 关于赛事	(199)
第十二章 麻将主要术语列解	(202)
一、 牌名和牌组术语	(202)
二、 掷骰子术语	(204)
三、 进程和规则术语	(204)
四、 户、番、黄牌	(206)

第一章 根

“麻将”从何而来？我们在《辞海》里面找到了这样的注释：“麻将牌也作麻雀牌，博戏，始于清代，由‘马吊牌’演变而成。”

麻将牌有一个古老的称呼，叫做“马将牌”，见诸清末民初上海出版的一些杂书；而久居上海的文化人，直到40年代，还有“马将”的称谓。例如著名作家叶圣陶（已故）在他的1946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载：“……镜头即为剧中诸人在楼上室内汇集，有四人方打马将。”即是佐证。（《新文学史料》1986年4月）也许，马吊——马将——麻将和马吊——麻雀——麻将都是各地语音方言不同而致歧异，同时，也是马吊牌发展成麻将的参差的经过；也说不定打这种牌必须有的一对麻将，起初就叫做麻将。

麻将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今择其中比较有趣的三种，介绍如下：

一是认为麻将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产物，而其排列组合又采用古典兵法布阵。如牌张的设置与周《易经》对照，

是按《八卦》的原理，在实数前设“么头”。“一筒”中心为“太极图”，四周均布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居牌中央，外置东、南、西、北四张方位牌，故设“中”为“筒”的么头牌。按《周易序》“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发而生万物，动物如么鸡即雀鸟，植物如二至九索即叶片、莲藕、竹节等，故设“发”为索的么头牌。又“太极无极也”即是虚数“零”，同时设从一至九的九个实数牌，故“白”作为“万”的么头牌。而麻将的计筹，又是按《八卦次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等比数列。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按几何级数递增。再有就是四组一对组局，如古兵法三组为战队，一组为卫队，另一对为正副将领，麻雀牌改称麻将牌也由此而来。

二是认为江南一带，运河沿岸的船夫们，喜欢玩纸牌（麻将的前身），因江上风大，纸牌易被吹落水中，有心者遂将纸牌改为竹骨相嵌的长方形牌，并以行话喻之：“筒”为船上货物，“索”象征升帆的九条绳索，“万”为所得钱数。所谓东、南、西、北，指江河风向和船行的去向，“红中”指货物被商人看中，未被看中的则为“白板”，“发”喻发财。

三是说麻将的表现内容是以《水浒》中梁山好汉为背景，牌中的万、索、筒分别喻意梁山的水陆骑三师，每师三十六员将领，共一百单八将；东南西北中方位字表示梁山好汉所控制的区域及影响的范围，发、白表示齐心协力，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是从牌张的设置、牌组的形式

以及数番计筹等方面寻找根据，不妨认为是“源远流长派”。第二种说法肯定源自资本主义先始萌芽的江南，并着重说明为什么从纸牌改为骨牌，不妨称之为“从群众中来派”。第三种说法则源于纸牌上绘《水浒》人物，改为骨牌后，不能刻绘《水浒》人物，从而以骨牌麻将反称《水浒》，可以叫做“《水浒》认同派”。而三派说法的共同点，都承认今之麻将源出“马吊牌”。因此，溯本追源，我们还得先从马吊牌说起。

一、马吊牌

马吊牌是一种纸牌，亦叫叶子，但它和唐代已有的叶子戏简称叶子（正如我们把麻将牌叫做麻将一样）是两码事。清代有名的历史学家赵翼（公元 1724~1814 年）在他的著作《陔余丛考》中说：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物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纸牌之戏就是叶子戏，二是今天（指赵翼时代）的纸牌之戏只是取其形式，不是唐时的叶子戏，当然可以更改名称，说的就是马吊牌。

明代（公元 1368~1644 年）中叶，大约在公元 1500 年以后，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特别是江浙沿海，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马吊牌相应地随之兴起，初出现于苏杭一带，渐及于今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北上达于当时的首都北京。从明万历（公元 1573~1619 年）间开始，至崇祯（公元 1628~1644 年）时而大盛……

马吊牌共 40 张，牌分 10 万贯（后名 10 字）、万贯、索子、文钱四门；万贯、索子皆从一开始，尊者为九，计各九张；10 万贯则从 20 万贯开始至 90 万贯、100 万贯、1000 万贯、10000 万贯计 11 张，文钱与其它三门迥异，最尊者为空汤，次枝花，挨次为从一至九，九最小，计 11 张。10 万贯、万贯两门，牌上绘《水浒》人物象，文钱、索子两门，牌上绘钱索图形。今列表如下：

马吊牌名称及数量表（表一）

门类	张数	称谓（从小到大）	特征
10 万贯	11	20 万贯、30 万贯、40 万贯、50 万贯、60 万贯、70 万贯、80 万贯、90 万贯、100 万贯、1000 万贯、10000 万贯。	上绘水浒人物
万贯	9	一万贯、二万贯、三万贯、四万贯、五万贯、六万贯、七万贯、八万贯、九万贯。	上绘水浒人物
索子	9	一索、二索、三索、四索、五索、六索、七索、八索、九索。	上绘索子图形
文钱	11	九文钱、八文钱、七文钱、六文钱、五文钱、四文钱、三文钱、二文钱、一文钱、枝花、空汤。	上绘文钱图形

如上表 10 万贯和万贯两门，纸牌上绘《水浒》人物，究竟绘的是些什么人物呢？十万贯一门从 30 万贯起，依次是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天

孤星花和尚鲁智深、天威星双鞭呼延灼、地勇星病尉迟孙立、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天罪星短命郎阮小五、天伤星武松、天魁星呼保义宋江等十人。万贯一门，从一万贯起，依次是天巧星浪子燕青、天英星小李广花荣、天勇星大刀关胜、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天徽星九纹龙史进、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天退星神翅虎雷横等九人。

马吊牌的玩法是四人入局，人各八张，出牌以大击小，变化甚多。今从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公元 1763~1830 年）所著《镜花缘》一书中，可以窥见一二。《镜花缘》第七十三回：“看围棋姚珠谈奕谱 观马吊孟女讲牌经”中有这样的描写：“只见师兰音、章兰英、蔡兰芳、枝兰音四人在那里要打马吊，大家扳了坐。章兰英道：“请教兰言姐姐，我们还是打古谱、打时谱呢？还是三花落尽，十字变为熟门，还是百子上桌，十子就算熟门呢？”〔笔者按：十字、十子当系同一意思。〕师兰音道：“要打，自然时谱简便。至于百子上桌，十子就算熟门，未免过野，这是谱上未有的，若照这样打法，那‘鲫鱼背’色样也变废了”。宰玉蟾（旁边观局者）道：“正是，妹妹闻得鲫鱼背有个谱儿，不知各家是怎样几张？”紫芝（旁边观局者）道：“我记得庄家是红万、九十、六万、六索、余皆十字、饼子；四八之家、百子、九饼、一万、一索、三万、三索、七万、七索；么五九家，九万、九索、五万、五索，余皆十字；二六之家，一张空堂，四张饼子、三张十字、二索当面、四肩在底，二六之

家，关赏斗十，庄家立红、九十加捉；四八之家，以百子打庄，或发三万，或发三索，大家照常斗去，那就土了”。大家翻了百子，都打起来。

从以上对于马吊牌的叙述，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1) 四人入局；四家的称谓是：庄家、么五九家、二六之家、四八之家。系翻了百子开打。(2) 牌的总数仍然是40张，每家的牌为八张；但二六之家数了八张之后还有“二索当面，四肩在底”，不知道是否在八张之外，有了变化。(3) 四门牌的名称已经变为万字（原万贯）、十字（原十万贯）、饼子（原文钱）及索子。(4) 出现了红万、空堂，没有见空汤、枝花，但又提到了“三花落尽”。

李汝珍是博学多通、于学无所不窥的人，又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语必征实、忌为空谈”的历史条件下，虽小说乃“道听途说之所造”，而作者确实是认真对待的，有所引用和介绍，无不“广据旧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然对马吊牌说的不多，但当足资信赖。

二、溷江牌和“游湖”

明代天启（公元1621~1625年）间，北京地区兴起一种溷江牌，亦称京吊，牌的分类仍为四门，但增加了“玉麒麟”、“无量数”等八张，合计为48张，玩法也是以大击小。天启是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号之后的年号，这正好说明溷江牌是马吊牌进入北京后的变

化。与此同时，传入闽中（福建）、江右（江西）等地区的，相反地将牌减少一门，即是去掉原牌的十字门十张，保留“千万贯”或“万万贯”一张，共计 30 张，玩法有“扯三章”、“扯五章”、“看虎”、“投一留”等等，通称为“扯章”，入局人数可二人可三人不等。

《镜花缘》第七十三回还谈到“蟾吊”，是将原牌去掉八张，变成 32 张，人各八张，以大击小。同样是马吊牌的变化。本世纪初，四川农村中流行一种“马公牌”，亦只有 32 张，四人同玩，每人八张，同样是以大击小，但牌只有一门，每色四张，其中有两色各只有两张，没有一二三，这很可能是蟾吊的继承和发展。其每色四张又趋同于麻将。

扯章的玩法现在已经很不清楚，但其中有以合牌的点数，除整十，以余数大小分胜负。这跟 40 年代在我国西南地区流行的“马股”差不多。斗马股的，人数不限，可二三人也可五六人，每人发牌五张，以其中三张合数为 10 或 20，其余二张之和，比数字的大小，最大为 10，若其余两张之和为 11，则计算为一，余类推。这种斗马股的，一般叫做“扯马股”，岂非也是“扯章”的一种变化？

据清人金学诗《牧猪闲话》说，马吊牌发展到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间，已经演变为一种叫“游湖”的默和牌，源出苏、杭。以苏杭间多河湖港汊，出行必用舟船，称作湖船，湖船出游时称“游湖”，故以此得名。

“游湖”是将原来的扯章三门 30 张，每张变为两张，合

计 60 张。玩法是四人入局，每人拈牌十张，余二十张由另一人掌之，出牌以大击小，合牌与“扯章”、“斗虎”相同。乾隆（公元 1736~1795 年）间，这种默和牌的牌张数，又由六十张扩为一百廿张，即两付“游湖”合为一付“游湖”，玩法仍是四人入局，每人拈牌 20 张，余皆掩伏，次第另抹，以备弃取。这种玩法不是以大击小，而改为排列组合，叫做“碰和”，它有饼子、索子、万字三门类，每门类从一至九，三门共 27 个色样，另加么头三个色样，即红万、空堂、万万贯。30 个色样每个色样四张合共 120 张，从牌的色样、数量及打法来看，可以说已经是今天麻将的雏型。

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公元？~1763 年）高鹗（公元 1738~1815 年）在他们的名著《红楼梦》（公元 1792 年百廿回本刊行）里，对于这种默和牌类的碰和牌，有极其精彩的描写。《红楼梦》第四十七回：

……贾母忙让坐又笑道：“咱们斗牌罢”。薛姨妈笑道：“就是娘儿四个斗呢，还是再添个呢？”王夫人笑道：“可不止四个”。一时鸳鸯来了，铺下红毡，洗牌告么（斗牌时洗完牌由头家掷骰子，或每人先翻一张牌，按点数的多少起牌。因么点秩序最先，故称这种按点起牌叫“告么”），五人起牌，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严〔亦云得等，即斗牌时牌已配齐，只等所需的最后一张牌出现，便可放牌获胜，谓之“十严”，相当于我们今天打麻将的“下叫”〕，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凤姐

儿正该发牌，便故意踌躇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再顶不下来的”。薛姨妈道：“你且发下来看，我瞧是张什么？”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便笑道：“我倒不希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凤姐儿听了忙笑道：“我发错了。”贾母笑的已掷下牌来说：“你敢拿回去，谁教你错的不成？”凤姐儿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这是自己发的，也怨埋伏。”贾母道：“问着你自己才是。”又向薛姨妈笑道：“我不是小器爱贏钱，原是个彩头儿。”薛姨妈笑道：“可不是这样，那里有那样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凤姐儿正数着钱，听了这话，忙又把钱穿上，向众人笑道：“够了我的了，竟不为贏钱，单为贏彩头儿，我倒底小器，输了就数钱，快收起来吧。”贾母规矩是鸳鸯代洗牌，因和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鸳鸯拿起牌来笑道：“二奶奶不给钱。”贾母道：“他不给那是他交运了。”便命小丫头子：“把他那一吊钱都拿过来。”小丫头子真就拿了，搁在贾母旁边。凤姐儿笑道：“赏我吧，我照数给就是了。”薛姨妈笑道：“果然是凤丫头小器，不过是玩儿罢了。”凤姐儿听了便站起来拉着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放钱的一个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里头不知玩了多少去了。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钱也叫进去

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儿差我办去了。”说话未完，引的贾母笑个不住。偏有~~来~~^{凤姐}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

从上面这一大段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两点：

(1) 从“洗牌告么”、“十严”、“只怕老太太满了”等等来看，当已接近于老麻将。(2) 从鸳鸯代洗牌和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分析，则仍系纸牌。当然，再详细的尚无从知道，也用不着妄加揣测。

有趣的是：赵翼（公元 1724~1814 年）在叙述纸牌（马吊牌）上绘《水浒》人物时，曹雪芹（公元？~1763 年）已经在《红楼梦》里描绘麻将的雏型了。曹生卒比赵早，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个时期正是歌舞升平的“乾嘉盛世”，马吊正是在这种和平环境里开始向麻将过渡呢！

马吊牌的发展变化，到此，我们可以得出如表 2 所示。